

西

楼

红

叶

入学记孤
结社记终
住宿记闹

恋爱记挂
交友记懂
寻师记幸

考试记忙
实习记困
教人记憾

饮酒记醉
分配记难
离校记别



◎ 朱 鸿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西

楼

红

叶

◎ 朱 鴻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楼红叶/朱鸿著. —3 版. —西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6. 6

ISBN7-5419-7192-8

I. 西… II. 朱…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6183 号

西楼红叶

朱 鸿 著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市长安南路 181 号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西安创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长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3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419-7192-8/I·339 (01)
定 价 12.00 元

心 忧

——三版之际的真言

大学毕业之后，我在出版界和作家群辗转起回 18 春秋，于 2002 年返我母校执教，忽焉便要送走一届学生了。本无正高职称，更无顶尖学位，遂不存衣锦还乡之得意。图谋平台一个，完成写作计划若干，遗憾平台未立，写作荒疏，愧对了梧桐之爱。携讲义，登讲坛，骤授种种不三不四之课，汗流浹背，结果还不过是一个半吊子——半吊子者，古币 500 麻钱也，吾乡成色不足之意。处非南非北之中，受非长非短之量，十分不爽，又百思不得其解。然而也并非没有收获，收获有一点，便是感到此间的学生不如当年我的同学。试析其故，发现老师也变了，学风也变了，我愁从而生之。也知道应变才对，应变有利，愁无益且未免矫情。只是生性愚鲁，从小学到大学一直把老师之言当圣旨，而老师则曾经教诲我位卑未敢忘忧国，斯言记若铭刻，遂有心忧。知我者，是我的幸运，有毁我者，我走自己的路。

也许时代使然，我骄傲，当年我的同学是有一种精神的。同窗于冰年近三十，修其英语显然有碍，为了过关，他手持卡片，

时时处处念之，以硬背而攻克。王晓辉考研究生，足有一个学期和一个寒假盖一袭揉皱的黄大衣在教室过夜，无非是要抓紧时间。徐艺源和陈晓琳二同学用功之极，总是依宿舍——教室——食堂的路线图行动。刘锋等诸位，他们完全可以得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但他们却结伴到西藏去创业，死亡常有，一位早就死亡。我当然知道，我的那些同学求知欲极强，目标性极强，是因为胸怀理想。他们脚踏实地，明白九层之台起于累土的道理；他们也是浪漫的，同时有道德的自律。我的同学在今天有功有位，获得尊敬，理所当然。先生之学风，弟子之学草，草随风而动。可惜一代学风，俱往矣！

现在这一批学生，他们也有自己的困难和压力，固然不易，问题是他们还未长成便老于世故了。有时候，我甚至恐慌地自问，中国是否遭遇了弱志的一代？我经常在课前课后询问他们的人生理想，却极少有表示对社会的改造之思，也多乏对自己人格的设计。比较一致的意见不过是找到一份工作，环境优一点，薪水高一点，有房且有车，进入所谓的白领阶层而已。岂不知取法乎中，仅得其下，把眼睛盯着岗位，恰恰岗位难得。不爱英雄爱宠物，不爱智慧爱权势，不好读书好时尚，不善求

是善乖巧，尤其可耻的是不以考试作弊为可耻。浩气与儒雅不养，交换为规，异见与个性不显，苟且为习。恋爱是生理的需要，并以恋爱抵挡空虚和寂寞，遂使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沦为阿猫阿狗之流。当然也有志存高远者，欲做栋梁者，埋头苦干者，洁身自好者。然而总之，气氛不对！

实际上这样评价自己的学生，我是非常痛苦的。我是多么期望他们有一种精神，超越老师，超越我的那一批同学，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过这需要他们以自己的姿态证明。肩膀不怕嫩，怕的是倾斜。我的心忧即在这里。我过敏了吗？我偏激了吗？我的眼睛出了毛病吗？我也是反复矫正观察的准星的，而且多闻多见，唯恐误解和伤害自己的学生。我还请鲁迅先生给我以支持，他在自己的时代便怀疑过进化论，否定将来必胜于过去的观点，但这却恰恰增加了我的心忧。

仅仅指责学生，归咎于他们，不但蛮横，甚至不公且不义。我十分清楚当年我的同学所处之背景，也十分清楚我的学生所处之背景。我和我的同学进入大学之际，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社会呈清新之象，而我的学生成长之际，社会则转向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也无罪，只是对拜金主义缺



乏警惕，特别是批判不够，制约不力，于是960万平方公里就仿佛成了一个巨大的麻将桌，男男女女无不圆瞪着眼睛伸手搓摸着，希望自己的牌能炸或能和，心存侥幸，竞夺功利。他们刚一入世，万元户为流行语，其家长争先恐后，遂不能付出足够精力哺育他们的灵魂。在白天的辛劳之后，如果家长晚上不读一点曹雪芹，一点托尔斯泰，一点琼瑶，甚至读一点拙劣的金庸，如果家长总是窝在沙发上或椅子上翻阅电视节目，那么孩子的灵魂将难以沿着高洁的向度飞翔。他们接受教育的时候，小学与中学的关键词是升学率，有几个老师会因为屈原之路漫漫兮，荆轲之风萧萧兮，或岳飞之怒发冲冠，感染着自己并感染了学生，使其获得情操的陶冶。进了大学，如果学术研究不是出于对真理的热爱，如果老师主要因任务和奖励忙于论文的发表而脸上显不出大责任，眼睛里闪不出大智慧，举手投足之间洒不出大境界和大气节，甚至让世俗的物质主义挤压了思想，那么谁为榜样？如果在校园看不见朱自清的背影，在教室听不见闻一多的声音，或无李大钊的宁静，胡适之的温厚，甚至掠学生之果，揩学生之油，那么谁可依靠？还不仅仅如此！悲哀啊，我的学生，你们是精神的孤儿！



真言刺耳，不过此乃我的感受。真言之重，几近于恶，不过体会如斯，遂要吐之。恭维之士，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然而陶潜说：“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我从潜。苏轼说：“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予。以谓宁逆人也，故卒吐之。”我从轼。鲁迅先生说：“救救孩子……”我从鲁迅先生。

我想到了贝多芬。当年在大学，我有一度极其苦闷和孤独，幸而遇到这位音乐大师，他成了我的陪伴者和扶持者。他凄惨的命运及其与之抗争的经历常常使我热泪盈眶，也使我解脱和升华。我一生都在感谢他！贝多芬确实是一位没有快乐而创造了快乐的英雄，他能向并敢于向卑微的人类吹嘘勇气。他曾经对自己的朋友说：“噢，人啊，你当自助！”我愿把贝多芬推荐给你们，我的学生，盼你们像贝多芬一样善于自助，并从平庸凡俗的笼罩之中突围出来，炼成铁肩，担当道义。我盼你们多一点怀疑之品质，独立之见解。孔子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但愿如此。

我还想提一点建议。我以为，在现在这么一种国家与国家激烈竞争的世界格局之下，在现在这么一种重物质而轻精神的气氛之中，为了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教育



应该以学生为重，以学生如何做人，做怎样的人为重，老师次之，学术为轻，因为老师基于学生而立，基于学生而存。一个民族若后继乏人，不但是教育的失败，而且老师的事业也将终止。何况从国家利益出发，即使老师有康德或霍金之功名，甚至成为康德或霍金，显然也不如使自己的学生具备康德与霍金的那种求索精神而让世界起敬。道理很简单，老师只是树木，而学生则是森林！

这本书是关于我的大学生活的，它只不过是一本浅薄的小书和旧书罢了，然而它多少含有一个时代的精神。在其三版之际，我借助它，终于得以一吐为快！

朱 鸿

2006年2月26日于窄门堡

再版序言

这本小小的书写于1990年，属于我而立那年的作品。令我欣慰的是，自从它出版之后，它一直被人提及，被人谈论，西安联合大学的师生，还曾经专门对它的艺术价值作了商讨和研究，那些关于赞赏它和批评它的话，我都听见了。我惊异的是，一个秋天，应书店之邀，我在签名销售自己别的一个散文集子的时候，有两个青年拿来了这本书要我签名。我还看到了这本书在乡村的情景：它已经揉搓得起皱而发黑，它的纸页开始散落。在读它的农民不知道我就是它的作者的情形之下，我默默地注视着他怎么读它，我确实有一点激动，我仿佛意外地发现了走在街巷的我的一个孩子。

其实，这本小小的书并没有什么深奥的内容，它无非是我的大学生生活，如此而已。唯一有的是，1990年我的心境。那时候，我像离开巴黎的卢梭，在孤独地散步之中寻求灵魂的宁静，从而放置了对必然的抗争。当然，大学生生活仍是人与人的生活，它依然是人与人的交往以及交往而展示的情感和思想，这里面有的是卑贱与尊贵之分。我严格地解剖自己，反省自己，并把

我的目光调整到轻与重或正与负之间的零度，以使我的观察尽量公正，而且保证我不愤不怒，无仇无恨。书的完成过程，就是一个对我的清洗过程，超脱过程。由于它的本真与质朴，由于它自白与倾诉的格调，接受它的人已经不仅仅是书中描写的生活经历相似于我的人，这是为时间所证明了的。

我要永远感谢陈绪万先生，没有他的支持，这本小小的书的问世，起码不会那么迅速。陈绪万是陕西文化界知识渊博性情率真之士，知识渊博者常有，而性情率真者则罕见，所以我衷心地喜爱这个人！

朱 鸿

1997年3月1日于容堂

引子

西楼是一座很高的建筑，不过我看见它的时候，其已经不能使用了，就是：它既无学生上课，也无老师办公。它空空荡荡，落满尘土，挂满罗网。

我没有忘记它，是因为我在这儿发现了校园的红叶。我是不知不觉走到这儿的，也是不知不觉登上西楼的。那会儿，我刚刚进入陕西师范大学，颇感孤独和寂寞，喜欢一个人踏着秋天的夕阳散步。校园的植物很多，然而在秋天，唯红叶是明丽而灿烂的。于是，我就走下西楼，采摘了几片，夹在我的日记之中。

枫树之叶，在春天，生得比柳树的迟，也比杨树与桐树的迟。可在夏天最后的时光，其他树叶开始渐渐消瘦了，它却趋向翠绿，趋向丰腴，总之，趋向完美。到了秋天，它竟变成红色，其红如沸腾的热血，喷薄的朝阳，怒放的鲜花，为人所爱。冬天，它自然要落下的，不过落下的，依然是红叶，并且枫树秃秃的枝丫，像稠密而坚硬的刺儿，铁矛一般，向着天空，向着乌云。

夹在我日记之中的红叶，一直随我度过了大学岁月。红叶知我心，红叶知我情，



红叶通过我的心情，窥视了社会的气候与时代的风云。所以，我非常喜欢它们，虽然经过了十年之久，这些红叶已经干枯。它们像薄而脆的纸片，不过脉络清晰，依然是红的。我把日记焚烧了，那跳跃的火苗，仿佛是在提炼我的灵魂，我感觉，灵魂像凤凰一样飞翔而去。

至于那座西楼，早就拆除了，它的废墟之上，也耸起了新的建筑。



目 录

心忧——三版之际的真言	(1)
再版序言	(7)
引子	(9)
入学记孤	(1)
结社记终	(15)
住宿记闹	(26)
恋爱记挫	(42)
交友记谊	(66)
寻师记幸	(88)
考试记忙	(101)
实习记困	(112)
救人记憾	(126)
饮酒记醉	(137)
分配记难	(149)
离校记别	(164)
跋	(176)
附言	(177)
过去的书信	(178)
忧郁的钱歌	(181)
尊敬的乡长	(185)
一次没有表白的爱	(191)
大学时代	(214)
三版后记	(218)

入学记孤

克·哈·

陕西师范大学，在西安城南，少陵原北，大雁塔是其远景，植物园为其近邻。它的周边，有多所大学排列，无一家工厂生产，遂自然形成了一个教育中心，空气清新，环境安然，学者与学生来来往往。

在中学时候，我曾经跟着老师，到这所大学去参观了一次，那幽静的教学区，庄严的图书馆，给我的印象很深，梦想着长大了能在这里读书。

长大了，我竟恰恰考入这所大学，为之惊喜。我的很多梦想，都先后变成了现实，在这所大学读书，只是其中之一。经过了风霜雨雪，我的梦想依然闪烁，我不相信它们轻易破灭，我不相信它们只是影子。

我的家，在西安之南并不遥远的农村，它当然是封闭的。18岁的我，竟不能完全想象自己未来的同学是怎么一种样子，只是根据习惯思维，我的报到，既不要提前，也不要落后，夹在他们中间为好。

我是乘坐一辆拖拉机报到的，当它拉着我及其被褥，轰鸣着驶出村子的时候，街道两边站满了人，他们以艳羡的目光望着我，大大地满足了我的虚荣之心，一瞬之



间，我可笑地感觉自己仿佛成了什么人物。但抵达大学，我取下被褥，却发现门口停着几辆小轿车，有美少年或美少女正卸着皮箱和包裹。我立即自惭形秽，希望尽快离开我所乘坐的红色机器，因为它绝对不会给我增光。可根据乡俗，我应该给司机管饭，我喊他，他却呆呆地望着大学喧闹的场面：那里歌声嘹亮，标语高悬，一片欢迎新生的气氛。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将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需要努力改造，才能适应它，和谐它。

提着被褥，我在政治系接待站周围徘徊。这里坐着几个人，有的看书，有的交谈，如果新生来了，他们就立即站起，热情问候，之后领着新生到宿舍去。此情此景，我看得真真切切，然而不好意思自我介绍。负责接待的，是上届的学生，似乎很有涵养，很有礼貌，举止相宜，口才流利，不像我，笨嘴笨舌，木木讷讷。我羡慕他们，不过犹豫着，怯于接近。我知道，只要用语言交流，就会暴露我的弱点，甚至看看我的相貌和神情，就能明白我的知识有多贫乏，视野有多狭窄，阅历有多浅薄。当然，在我那个村子，我可以滔滔不绝，到处卖弄，而且我进入大学，毕竟像爬上了一列奔驰的火车，我将我的一批伙伴已经甩在了身后。然而，我很清楚，这



里终归不是我们那个村子。如果晓得宿舍在哪里，那么我一定是自己拎着被褥走了，我感觉，让他们问这问那，在我，是难堪的，可惜我一无所知。

我终于引起了一位女生的注意，她问我：

“你是新生吗？”

我说：

“嗯。”

“政治系的？”

“嗯。”

她立即过来，接过我的东西，随之其他人为我查询班级。

一个男生和她，带我走向宿舍，他们边走边问，态度真诚而自然，使我至今不忘。



宿舍安安静静的，没有一个人，只在地上，放着两捆铺盖，麻绳还未松动。绿色的窗子打开着，我可以看见远处的村庄和田野。

我伶仃地站在那里，无所适从，甚至对自己睡下床还是睡上床，都缺乏主意。我立即思念家乡了。我是才离开家乡的，然而似乎已经久久地别了它。

我正在顾影自怜着，门推开了，进来一